

# 我的淅川,我的丹江

□黄玉钧

丹江发源于秦岭南麓,出了陕西商洛就进入河南淅川,迎接她的是豫、鄂、陕三省交界的重镇淅川荆紫关。

荆紫关是一个古镇,主要街道和两旁的建筑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时期的风格,被称为“明清一条街”。它既是接连三省的交通要冲,又是周围数十里的商业、文化中心。数里长街商铺鳞次栉比,是自古以来的商家竞逐、兵家必争之地。荆紫关还有一道奇景,其街道西侧的商铺和民居,前一半建在陆地上,后一半高高地悬在丹江水面上空,由一根根木柱支撑着,乍一看,有点像苗寨的吊脚楼,别有一番情味。

荆紫关的商业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深厚,遗存众多,声名远播。行走在她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一个个门面匾额都出自远近书法高手,就是春节张贴的对联也很讲究,不仅内容高雅脱俗,书法也有较高的水准。

出了荆紫关南门,跨过丹江前行不远,有一条小小的村街叫白浪,街中有一方不算太大的石块叫做“三省石”。以此石中心为界,将一条白浪街一分为三,分别由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管辖,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一脚踏三省”、“鸡鸣三省”之地。这里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某朝代这里发生了一起命案,湖北的县官闻报前来勘验现场,

见一具人尸一部分压在“三省石”的湖北一侧,另一部分压在该石的陕西一侧。县官命随行差役:“把尸体翻一下让大爷我勘验勘验!”尸体翻了半个身就完全滚到陕西那边。湖北县官一甩手,“此案与本县无关,回衙!”

198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试行,以“大包干”为主体的农村土地经营体制改革在河南淅川县取得了明显成效。荆紫关的白浪村根据上级安排对“大包干”的实践做进一步完善提高。陕西的白浪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看到“大包干”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民温饱的好办法,经请示上级同意后开始全面推行;湖北的白浪村和河南的白浪村几乎是同时搞的“大包干”。那一阵子同处一个小村街的三个白浪村非常热闹,街坊邻居和周边农民群众到一起说的话题离不开“大包干”三个字,有的连声称好,有的满怀期待。

离开荆紫关,丹江向着东南方向一路奔腾跳跃,形成多处急流险滩,向着淅川县城(老城)直直地冲了过来。

古往今来,凡城镇选址基本都是依傍着江河,以取其利,很难见到像淅川县城这样从正面迎着一条大江而建。不要看丹江平时像一个温顺又活泼的美丽少女,可她一旦发起怒来那个恐怖是任谁也难以想象的。我曾两次见到她爆发的样子:平时不

到百米宽的河道暴涨到五里宽,主河道从近岸改到数百米远的江心,浪涛起处能遮挡住对岸的村庄。什么叫波涛汹涌?什么叫浊浪排空?什么叫脱缰野马?只有身在此时此地你才能理解,也才能真正认识丹江性情的另一个方面。不要说迎着大江建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它其实是更充分地表现出了淅川的先民们是何等的睿智。之所以要正面迎着丹江建城,硬逼着她在这里拐了一个近九十度的湾向南流去,一是保护了县城以东数万民居和近十万亩良田;二是南面不远处全是黄僵石板构成的山坡,江水只能顺着山坡向东流去,不能再造成大的危害;三是江水在县城脚下被迫转身南流,由于水流的冲刷在这里造就了一个深水码头。要知道淅川古来就是一个交通十分闭塞的地方,直到60年代初县城才有一条通往内乡县的简易公路,全县自古以来对外运输都主要靠丹江水运,所以这个码头对于淅川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清晨,那些满载着生活用品的船只升起帆篷向着上游又起航了。船老大把着船舵,两眼紧盯着前方,操纵船只避开一个个礁石险滩。船头站立着的船工双手紧握包着铁锥的竹篙奋力撑船,粗壮的船篙在他们的双臂和江水间变成了弯弯的大弓。纤夫们背着

纤绳,弯腰低首,有时还要双手撑地,齐声喊着低沉短促的号子,牵动船只缓慢地负重前行。一张张鼓满了风的白帆渐渐远去,另一些又从下游缓缓行来,忙碌的丹江周而复始地又开始了她新的一天。

傍晚,夕阳映红了半个天空,一只只归船披着晚霞停靠在西关外码头。帆篷落下,桅樯林立,纤夫号子停下了,装卸工人们高亢的号子又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小商小贩们或卖油条麻花火烧的,或卖香烟花生瓜子的,穿梭在各船之间,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辛苦劳累的船工们终于有了一天中难得的歇息时刻,他们或三三两两坐在船头惬意地抽烟喝茶聊天,或和等待在岸边的亲朋好友执手叙旧,到处都有欢声笑语,嬉笑逗乐。

晚炊的时候到了,各船尾部一缕缕炊烟袅袅升起,暮霭融融,码头上又是一派欢乐温馨的景象。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课余和同学们在一起侃大山,我常常对他们说起我的淅川,我的丹江。我告诉他们电影《上甘岭》中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就是写我的家乡。他们一个个听得好像是着了迷,沉浸在我描摹的美好景色之中。我得意极了,特自豪。

# 甜甜的丹江水

□黄玉钧

朋友,你喝过丹江水吗?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送往京津冀豫的那一渠清水,如果还未曾喝过,请你一定品尝一下,我敢说那会是你从没有喝过的、最好喝的自然水。我之所以这么肯定地说,是因为我是自幼喝着丹江水长大的淅川人,不过从少儿到青年的那些年间我并没有感到丹江水这么特别的好,还以为天下的水都是这么个味道,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离家外出求学,转悠了许多地方,才知道唯有丹江的水才真正叫做甘甜柔滑,好喝。

1965年7月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回家过暑假,渡丹江时那种久别重逢的激动,让我迫不及待地扑入她的怀抱。我尽情地游啊游,又含了一大口江水缓缓咽下,那个甜实在让我吃了一惊。长到这么大,过去我怎么就不觉得丹江水竟然这么的甘甜呢?就是东坡先生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也应了那句著名的古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啊。我贪婪地喝了一口又一口,直到肚里再也盛装不下。在以后的几十年,我去了国内外更多的地方,发现哪个地方的水也没有丹江水那么好喝。我曾多次检验我的这种感觉是否带有偏见,是否是囿于对故乡的偏爱,但无论怎样反复地比较,唯丹江水最好喝的结论我怎么也推翻不了。

20世纪90年代,我有幸多次参与陪同国家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京津冀豫四省市有关领导考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水质的工作。清澈湛蓝、浩瀚辽阔的水面,

蓝天白云、鱼跃鸞飞、远山如黛的环境让参与考察的每个人无不赞叹,特别是品鉴了随机取上来的库水后他们那种意想不到的满足、那种欢欣雀跃、那一声声的赞美,让作为淅川人的我特别的自豪。我告诉他们,丹江的水之所以清冽甘甜,既是因为丹江流域自源头到入汉江近四百公里内没有大的人口聚集城市和大型工矿企业,没有严重的污染源,更是因为丹江水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地下水层,就是那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清泉。我说不清楚丹江两岸究竟有多少泉流,但我这里说数以万计绝对不是妄言虚夸。淅川老县城的西北方向是伏牛山的一道山脉,淅川人称之为西岭,沿西岭山脚下的简易公路行走,近百里内许多地方都号称百步九泉,“农业学大寨”的那些年,西岭山下“百泉汇流”工程就有多处,不仅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有些还搞了小型水力发电。我家住在丹江南岸,村子紧傍着一条小溪,尽管这条小溪的源头到我们村只有二里多地,因为她是由数十眼山泉汇流而成的,所以一年四季清流不息,清冽甘爽,养育了我们村几十代近千口人。

1980年前后我在淅川县盛湾乡工作,这个乡由东往西横陈着十多道山岭,山岭之间的河谷里都有一股清流,或是滔滔小河,或是涓涓小溪,溯其源头和来路,大多都有一众泉水的加入。在这里你若穿行在山间小路上,口渴了,不用着急,再往前走几步,没准小路边林荫下一口甘冽的山泉就在那里等着你呢。山沟沟里的人家一村多泉,甚

至一户多泉都不是什么稀罕事。

丹江两岸也分布着许多汹涌喷流的巨口大泉。我家西边十五里处有一个集镇叫白亭,距镇子西边三里地的半山坡上有一口大泉叫清泉。小水桶一般粗细的一股泉流从石隙间喷涌而出,沿着盘石山渠来到白亭街口,又沿着街道的两侧穿镇而过,给繁华的小镇增了鲜亮的秀色,添了灵气和财气。小小的白亭能够跻身淅川境内丹江岸边四大名镇之一,这一渠清流是起了大作用的。

说起来也很巧,在我家东十五里有一口巨泉叫黄龙泉,泉口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底部遍布泉眼,一串串大大小小的水泡泡在密密的纤细柔长的水草间拥挤着冲向水面,像一串串珍珠在泉水中漂曳。水泡泡浮到水面,发出一片噗噗啪啪的碎裂声,百步以外都可听到。

黄龙泉东南方向有一道来自湖北的很夸张地扭曲着躯干的山岭,光秃秃的,多数地方呈赤褐色,有些地方还像被火烧过一样呈焦黑色。这山岭走到距离黄龙泉约三里处突然收住脚步,一座高高的山头拔地而起,山上林木葱茏,活生生地像一仰天长啸的巨龙,因此这座山就叫龙山。更有趣的是这道山岭两侧村庄的名字都带一个“伙”字,如杨伙、刘伙、许伙、阮伙、陈伙等,这样的姓加上一个伙字的村名听着有些怪怪的。龙山脚下有一条小河名叫肖河,肖河岸上有一个较大的村子叫肖河,刚巧就横在龙山和肖河之间。据传很久以前这条龙常搞恶作

剧,祸害周围百姓,玉帝知晓后十分震怒,在龙身两侧放置了许多堆火(伙)以示惩戒,恶龙被烧得遍体鳞伤,口渴难耐,伸头到黄龙泉里饮水,先是被一个苦涩的盐(闫)河拦挡,接着一条更难以吸饮入口的硝(肖)河又横在前边。

不可胜数的泉流造就了丹江那一江滔滔碧水,润泽了丹江流域17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哺育了这一地区数百万民众。如今,她又和汉江联袂,承担起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源头的神圣使命。1277公里长的输水干渠像一条绿丝带把淅川渠首和北京玉渊潭连接起来,每年有保障地向京、津、冀、豫四省市沿线14座大中城市及有关农村提供95亿立方米的优质水,极大地缓解了这些地方因水资源短缺给社会和经济造成的瓶颈问题,使沿线一些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人民群众喝上了纯净甘甜的丹江水,再也不为饮水所困扰。丹江,这个本就有着让人爱得心动的名字的江河,如今成了誉冠海内外的明星,成了15.5万平方公里供水范围、8500万直接受益民众心中的送水观音和散花仙子。

在大学读书时我常常向我的同学们炫耀丹江两岸的美丽风光和丹江水的清爽甘甜,当时有同学还笑我吹牛。现在,全国诸多媒体以及受水区的民众穷尽赞美之词来歌颂丹江和丹江之水,可见当年我所言不谬。我现今虽然年近八旬,但为我丹江母亲唱赞歌的激情还时时地在心头涌动。我会一直唱下去的,因为她实在太值得讴歌、赞颂。